

探討中共空權思想之演變

備役上校 朱家敏

提 要

中共空軍自 1949 年建軍以來，受 1979 年入侵越南失敗後，才發現軍力的不足，無法達到國家的目標，才重視國防建軍；受著波灣戰爭與 1996 年台海危機影響，方著重攻勢建軍；21 世紀初起，受著阿富汗與第二次伊拉克戰爭，方體會到美軍空中武力的獨立戰爭對戰場勝負所扮演關鍵性角色—空中武力的時代來臨，學者專家遂呼籲應以美國馬首是瞻仿效之，建立一支攻勢空軍，具有「強大的反擊能力，以攻對攻，才能以戰止戰」^①。

面對中共空軍由劣勢轉為優勢的成長，我們當認清現階段國軍決戰境外的軍事戰略構想目標，礙於缺乏攻勢的工具而無法達成。面對中共軍力的威脅，我們當了解中共軍力的成長是受自於自身與外（美）軍軍事史的影響，與其政治系統決策之評估判斷，而朝向攻勢建軍，我們當以敵為師，重視研究發展，強化軍購與兵學教育，方能化險為夷，屏障國家安全。

前 言

受著軍旅生涯環境影響，過去喜歡閱讀軍事刊物，在閱讀文獻的過程中，發現到中共自 1949 年建政以來國防建軍是一個防禦型

的軍隊，可是受波灣戰爭影響，中共國防建軍的方向改變，尤其是空軍的建軍朝向攻勢建軍，由早期僅是輔助角色^②，漸演變成先發主角^③，而發展成優勢空軍，掌握到空權，將會影響到我台海安全^④。中共空權思想何

註① Rebecca Crant，張裕敏譯，「中共的如意算盤」，中共研究彙編（台北：國防部譯，2006 年），頁 143-149。

註② Ka Po Ng, Interpreting China's Military Power: Doctrine makes readiness (London and New York: Frank Cass, 2005), p.56.

註③ 閔增富，空軍軍事思想概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6 年），頁 84。

註④ You Ji, The Armed Forces of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I.B. Tauris, 1999), p.129；平可夫，「2010 年台灣空軍優勢盡失」，漢和防務評論，請參閱：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News/index.cfm?Fuseaction=Article&Sec_ID=5&showdate=20060311&art_id=2460019&NewsType=twapple。

以會有如此戲劇性遽變，對台海安全造成失衡的影響，形成的原因為何？遂激發我想要從軍事史的角度來探索中共空權思想的演變，來探討促成中共空軍軍力改變的影響因素，面對此種改變的挑戰，我們應有的作為為何？

其次，成長的過程，讓我深刻體會荀子所說：「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徑莫速乎好其人」^⑤。師長們的舉手投足，不僅影響到學習成效，更影響到人的一生成就。因為教師們的知識(Knowledge)是教學內容的材料，有了高深、專精或豐富的知識，可以協助學生解決不能了解的學習內容^⑥。這也就是維高斯基鷹架的教育理念，我們可以透過成人（有成就的人）的協助，來提升學習的能力^⑦。軍旅生涯受益於陳廷元與劉俊兩位將軍影響，而獲益良多。因而激發起內心有股強烈的學習動機，想要專研中共相關軍事領域，以利來者，此即本文研究的動機。

經軍事歷史之研究方法

一、中共重視軍事史環境改變的影響

毛澤東說：「不要割斷歷史，並且要把學習歷史作為指導革命取得勝利的基本條件之一」^⑧。這說出中共自 1949 年建政以來迄 21 世紀初期，受著軍事史環境的改變影響而調整其戰爭整備的發展方向。李德哈特(B. H. Liddell-Hart)指出，歷史的用途，作為指標是有其限制，但作為警告牌的價值卻比較肯定。歷史雖不能一定能教導我們應做什麼，但至少能指示我們不應做什麼。歷史的最大貢獻就是指出人類所最易犯的某些錯誤^⑨。

中共檢討懲越戰爭的失利，原因是受制於毛澤東人民戰爭的思想觀念落伍一戰術的僵硬與落後的軍事科技所致^⑩。觀察到波灣戰爭伊拉克失利，是其缺乏攻勢作為的必然結果，而體會到高技術戰爭先發制人的重要性^⑪。中共吸取自身失敗經驗與美軍勝利影響，因此，日後建軍備戰即熱衷的朝向軍事事務革命的高技術戰爭來發展^⑫。且受制於台海飛彈影響，更加速推動軍事事務革命，咸認台海的衝突結果，將不可避免與美軍一戰，遂強化科技建軍，俾能建立一支現代化

註⑤ 王惠，翁宇清，動機與成才—正確動機是成才的起點（台北：新雨出版社，1994 年），頁 165。

註⑥ 陳秀才，「改變頭重腳輕的兒童教育」，師友月刊（台中：台灣省公立中小學校教職員福利金籌集管理委員會），2006 年 1 月，463 期，頁 2。

註⑦ 張新仁編，學習與教學新趨勢（台北：心理出版社，2003 年），頁 134-135。

註⑧ 姜思毅，「論軍事思想現代化」，軍事思想與軍事歷史（下）（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 年），頁 108。

註⑨ 鈕先鍾，戰略研究與戰略思想（台北：軍事譯粹社，1988 年），頁 5。

註⑩ You Ji, op. cit., p.2。

註⑪ bid., p.8。

註⑫ Ibid., pp.10-15。

的軍力，而遏制台灣獨立¹³。

上述中共對軍事歷史的體會與認知的影響，讓我們瞭解到軍事歷史的經驗教訓是其建軍備戰的基礎。而軍事歷史是一定戰爭環境下的產物，依據毛澤東觀點，一切帶原則性的軍事規律，或軍事理論，都是前人或今人所做關於過去戰爭經驗的總結¹⁴。因此，他指出，一切戰爭指導規律，依照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戰爭的發展而發展¹⁵。且要：從戰爭學習戰爭¹⁶。正如英國著名軍事理論家李德哈特所說：「軍人的直接經驗少的可憐，不能成為完滿的知識基礎，只有軍事歷史才向人們提供了學習各種狀態下所有經驗的機會」¹⁷。如：

中共在以、敘第五次戰爭及英阿福島戰爭後，提出檢討，強調建軍當吸取外軍的經驗，俾能創造出新的戰法；同時，要認真看待自己作戰經驗，研究和學習現代戰爭，俾使中共軍事思想能跟上現代戰爭發展的形式¹⁸。更呼籲要深入研究外軍高技術戰爭的發

展，要克服在作戰理論研究中忽視軍事技術因素的傾向，從實際出發，因為，現在的人民戰爭與過去不同，裝備不同，手段也不同¹⁹。特別是，武器裝備的發展，導致戰爭在作戰方式上不斷發展和變化²⁰。

遂於波灣戰爭爆發前夕，責成空軍、後勤與航空航天部所屬導彈部門，共同指派相關人員，組成「軍事觀察小組」，前往伊拉克巴格達實地觀察伊國戰爭情況；並於戰爭發生後，先後三次派遣軍事人員前往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敘利亞、約旦與埃及等國，廣泛蒐集與戰爭有關資料進行研究分析，同時中共中央軍委並要求共軍各總部、各軍事院校，要運用各種方式，廣泛進行戰爭資料之蒐研，從各種不同角度來吸取波灣戰爭經驗²¹。因此，綜結波灣戰爭經驗，提出未來將是面對「高新技術」戰爭的型態，遂強調高科技建軍。

基此，中共現今極為重視軍事歷史研究，因事物的發展有其可循軌跡，而研究軍

註¹³ Yihong Zhang, "China's rising forces," International Defense Review - August 01, 2002 年. 參考 <http://www.IDR.01/08/02.htm>.

註¹⁴ 張克洪，王瑞等編撰，軍事理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年3月），頁190。

註¹⁵ 同前註，頁192。

註¹⁶ 同前註，頁191。

註¹⁷ 艾文·托佛勒著，傅凌譯，新戰爭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頁58-71。

註¹⁸ 曹步墀，「從新技術革命說到新戰法探討」，解放軍報，1984年10月5日，參考：
<http://db1.greatman.com.tw/jfbweb/AtContent.asp?sely=1984&selm=10&seld=5&selp=18&Report=167>。

註¹⁹ 姚延進，劉繼賢主編，鄧小平新時期軍事理論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4年），頁98。

註²⁰ 姚延進，劉繼賢主編，前揭書，頁101。

註²¹ 中共軍事雜誌社，1992年中共年報（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92年），頁二：112-114；You Ji, 前揭書, pp.11-12.

事歷史，不但可以發現它運行的軌跡，掌握其發展規律，吸取並發掘出有價值的軍事理論，甚可藉鑒歷史經驗而著眼現在發展，並展望指導未來的戰爭準備。正如牛頓(Newton)所說：「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看得比別人略為遠些。今我們站在歷史的巍巍山巔正以目窮千里」²²。

軍事史的效益不僅影響到軍人生涯的發展，它更彰顯出對國家建軍備戰的影響，這也是在研究中共空權思想演變過程中的發現，是受益於軍事史環境改變的衝擊與其影響所致。

中共軍事發展改變影響——造成台海兩岸軍力失衡

根據史編局譯《中共戰略趨勢》指出，促使中共展開現代化軍隊原因，乃是為了避免中共再像 19 與 20 世紀初起那樣遭受外人脅迫與侮辱；其次是，1996 年 3 月美軍在台灣附近部署兩個戰鬥群以來，嚇阻美軍支援台灣即成為共軍兵力結構研議之重點²³。

不僅如此，1996 年台海危機時，中共受美軍部署航母的影響，共軍認為未來美軍將會介入台海區域的衝突爭端，為防範未然，

遂開始特別購置與研製可用以攻擊航艦和其他船艦的新式武器²⁴；經過多年努力構思，現修正對美軍戰術，除已著手研發改良型「東風 21 型」反艦彈道飛彈，攻擊美國航母外；還欲從俄羅斯引進逆火式超音速長程轟炸機「TU-22M」，為的是阻止美國航空母艦在台海發生戰事時前往援台²⁵。並且在內蒙古建立一個亞洲最大訓練中心，一切軍事訓練、演習都是以美軍為假想敵，因為，中共認為只要擊敗美國，任何國家將不會是中共的對手(match for the Chinese military)²⁶。

同時，中共發現本身欠缺遠程兵力投射能力、三度空間聯合作戰能力且空軍不具有精密攻擊能力。所以解放軍報刊登出「鄰近國家日益增強的軍事威脅」文章指出，少數大國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對我實行接觸又遏制的雙重政策，其空中力量對我形成較大影響，從長遠來看是影響我國邊境領空安全的主要因素。即強調空軍現代化的重要性²⁷。之後，更公開提出適當前伸抗擊作戰空間，伺機組織實施堅決的空中攻擊，將敵空襲兵器消滅在國門之外²⁸的作戰思想。

這意味著，中共從 1996 年台海飛彈危機之後，除強化國防建軍之外更加重視攻勢空

註²² 王普豐，前揭書，頁 75-77。

註²³ Hans Binnendijk and Ronald N. Montaperto，中共戰略趨勢（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9 年），頁 17-18。

註²⁴ 陳泓達，「中共潛艦跟蹤，美航艦不覺」，自由時報，2006 年 11 月 14 日，版 A1。

註²⁵ 彭濟群，「解放軍非對稱戰術，阻航母援台」，青年日報，2007 年 5 月 17 日，版 5。

註²⁶ Yihong Zhang, 前揭文。

註²⁷ 平可夫，世紀之交的台海危機——世界看中國威脅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 年），頁 175。

註²⁸ 同前註，頁 175。

軍的建軍備戰。

中共軍事現代化的目標，並不在於發展一支能成功侵入台灣的兵力，而是發展足以威迫台北接受中共所提政治解決方案的戰力²⁹。儘管，中共建軍是以美國為馬首是瞻，但中共空軍訓練不足，每年飛行時數低於 100 小時，在缺乏進行空軍現代化的速度下，短期內是不易改變台海空權均勢。但是，共軍若持續以資訊戰為重心、財務資源不減、國內持續穩定，以及其領導階層頗有先見之明，則在 2015 年前中共即可部屬一支能媲美 1990 年代初期美軍的兵力，同時也能挑戰任何美軍的先進資訊系統³⁰。此顯示，在 20 世紀年代，中共的空軍受著訓練與技術影響，不足以威脅台灣，但在持續經濟成長的推動下，強化國防建軍，屆時 2015 年的軍力成長，將會對台灣造成威脅。

儘管中共觀察到波灣戰爭，訝然聯合作戰型態在現代戰爭中所扮演舉足輕重角色，在評估中深切了解到解放軍的裝備不足以遂行並贏得「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1995 年 12 月，在中央軍委會擴大會議中，中共領導人提出新的兩項建軍政策，一是從一支準備遂行普通條件下局部戰爭的軍隊，提升為一支準備打贏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軍隊；另一是從一支以量取勝變為以質取勝的軍隊

³¹。是朝向科技建軍來努力。

1999 年中共在國防大學成立了「對台軍事作戰研究中心」，吸取 1990 年以來所有戰役經驗教訓，並針對犯台的戰術、戰役與其它主題深入研究。2002 年 4 月，解放軍總參謀部，針對對台作戰之戰役舉辦了全軍性會議，聽取各方意見，咸認：「國外專家評估目前中共缺乏攻台能力是不正確的，在比較軍事力量時，不僅要考量武器裝備現代化的程度，同時也要思考戰術運用、武器運用熟練度、以及部隊士氣等因素。當考量所有的因素後（包含某種程度的美軍介入），解放軍無疑可以贏得戰爭。此外，解放軍還有不為外人所知的殺手鐮」³²。

此顯然說出，中共從 1991 年起迄今，持續推動下的科技建軍，已有傲人的成效。

而且根據《2000 年的中共軍力報告書》提到，在短、中期內，中共武力犯台有諸多困難，可能要到 2010 年後才取得相當優勢；又說台灣在制空、制海、反登陸方面，皆掌握優勢。「解放軍數量龐大，但台灣在質量上較佳」。可是在《2002 年的中共軍力報告》中則說「台灣的優勢開始流失」，中共有意憑藉武力威脅和恫嚇手段，配合飛彈攻擊和海上封鎖，速戰速決，瓦解台灣的抵抗意志，迫使台北簽訂城下之盟；雖然如此，

註²⁹ Hans Binnendijk and Ronald N.Montaperto，前揭書，頁 19。

註³⁰ Hans Binnendijk and Ronald N.Montaperto，前揭書，頁 22—89。

註³¹ 施道安(Scobell)、伍爾澤(Wortzel)著，黃淑芬譯，中共軍文變化（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6 年），頁 229-230。

註³² 同前註，頁 403。

但是在 2010 年前，中共不具備有對台發動大規模登陸作戰的能力。2003 年的報告稱解放軍可能採取「斷頭」策略，針對台灣的政治和軍事領導人下手³³。

又根據《2006 年中共軍力報告書》提到，兩岸軍力已傾向對中共有利，且中共在海、空軍及導彈的現代化情況下，已對台灣造成危機³⁴。美國會亦認為此時台海兩岸軍力已失衡，而傾向對中共有利³⁵。

基於中共隨著經濟成長的支持，添購新武器裝備的效益上，個人贊同美國的研究，認為迄 2006 年中共的整體軍力已凌駕台灣，對台灣防禦上極為不利，正如同 1999 年國軍評估中共軍力指出，台灣的軍力到 2005 年都還可以與中共抗衡，但是如果解放軍持續進行現代化，2005 年以後，中共對台的威脅將可能超出我方所能掌控範圍³⁶。

歷史研究方法

歷史研究是從個別歷史事實的因果關聯去「重建過去」(thereconstruction of the past)的一種工作；其目的係在描述歷史事實，並指出某一特定時空發生的歷史事實之

前因和後果³⁷。俾從軍事史的因果關係中找出可資勝負殷鑒，以為明日之師。

以色列吸取以阿第四次戰爭慘敗教訓，於戰後重視電子戰之研發，遂能於以敘貝卡山谷之役重創敘利亞而獲勝；反之，若未能記取歷史教訓，將會重蹈失敗覆轍；1991 年波灣戰爭，海珊因未能掌握主動出擊，遂待盟軍集結完成後，處於劣勢而戰敗；2003 年的第二次波灣戰爭，又未記取前車之鑑，冀望於陣地防禦中發揮巷戰主動精神，採取拖延美軍攻勢，形成種拉鋸戰，如此將能達到持久消耗戰；事與願違，在美軍快速挺進下，又因而敗北。

上述史例，正說明我們當重視軍事史研究與教育，方能擴大我們知的領域，鑑往知來，以追求戰爭的勝利。歷史學家卡爾說：「歷史的研究乃是一種因果關係的研究」³⁸。這意謂從事軍事史研究的功能，在於找出影響勝負的因果經驗教訓，以作為明日建軍備戰的依據。如果我們能吸取前人智慧，取其所長，當能有益建軍備戰，而打勝戰；反之，若未能記取歷史教訓，將會重蹈失敗覆轍。

中共省思波灣戰爭中，擁有第二大陸軍

註³³ 朱立群，「美國對中國軍力的認知」，美國研究，第 19 卷，第 4 期（2005 年 12 月），頁 27；
<http://tw.news.yahoo.com/050519/19/1ugcy.html>。

註³⁴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6,參閱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report/2006/2006-prc-military-power.htm>。

註³⁵ China's military buildup accelerates, The Newspaper for and about the U.S. Congress Wednesday September 27, 2005.
參閱 http://thehill.com/thehill/export/TheHill/Comment/OpEd/092705_oxford.html。

註³⁶ 俞劍鴻等著，後鄧小平時期的台灣安全（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4 年），頁 373-374。

註³⁷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1991 年），頁 165。

註³⁸ 理查·伊凡斯(Richard J. Evans)著，潘振泰譯，為史學辯護（台北：巨流出版社，2002 年），頁 151。

裝備的伊拉克，在面對高科技的美國作戰，是兵敗如山倒，因而認定到現階段解放軍的過時裝備，量雖大，但飛行速度慢、作戰執行能力低並缺乏攻擊能力，整體來說是是次等的(poor-quality)空軍，實不足以嚇阻(dissuade)台灣的獨立³⁹，更無法遂行並贏得「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所以在1995年中央軍委會議中，江澤民指示，解放軍的改革應朝向「從過去以量取勝轉變為以質取勝的軍隊」以「準備打贏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軍隊」來發展⁴⁰。同時指出「在未來的軍事鬥爭中，空戰戰場無論在何種作戰中將可能成為具有決定意義的戰場」。而中央軍委亦明確表示「無論是何種作戰，在未來戰爭中，空軍可能當主角」⁴¹。基此，中共從波灣戰爭後開始重視空軍建軍的發展。此顯示，軍事史具有功能性，一旦對軍事實踐的指導具備可操作性，就有更大的社會價值，並創造新的社會價值⁴²。

中共為何以一改過去由防禦型空軍而重視攻擊型空軍的建軍備戰呢？乃是中共在研究美軍軍事史的過程中發現：美國空軍的發展受杜黑空權論影響深遠，正如美國國際戰略專家布羅迪所說「杜黑具有極豐富的獨創

才能，並把此種才能完全用到研究空軍的學說上面。他的學說，不僅在美國陸軍航空隊取得了勝利，而且也在各大國的空軍中取得了勝利；尤其對美國空軍更是如此，美國的空軍學說是按照杜黑學說發展起來的，這不僅表現在強調戰略轟炸上，而且也表現在對他的學說做了許多修正」⁴³。

基此，中共從美國空軍的發展過程中，歷經科索沃、阿富汗、第二次波灣戰爭皆能輕易獲勝，體會到空權在軍事作戰中所扮演的崇高地位(supremacy)⁴⁴。遂不遺餘力來發展中共空權能力。倘使，今天我們不能以敵為師，重視攻勢空軍的反制作為，歷史的殷鑒不遠：沒有空防，豈會有國防？今怎可漠視中共的建軍呢？

系統理論方法

政治學家施比洛(Herbert J. Spiro)認為，在政治學研究的任何領域中，系統理論是不可少的。不論研究中心焦點為何，我們尋找我們想探索問題的答案，最佳途徑就是把政治設想成不僅是有規則的，而且是有系統性的。不論問題的範圍與核心要點，最好的回答是把類似事件、過程與價值自系統的關係

註³⁹ Solomon M. Karmel, *China an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Bloomsburg,PA: Macmillan Press, 2000) , pp.73-74.

註⁴⁰ 施道安(Scobell)、伍爾澤(Wortzel)著，黃淑芬譯，同前註。

註⁴¹ 閔增富，前揭書，頁84。

註⁴² 高連生，前揭書，頁1。

註⁴³ 邵振庭、胡建明、單峰，開風氣之先的空權論—杜黑制空權淺說（北京：軍事科學社，2001年），頁156。

註⁴⁴ Morgan, "Rising Airpower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ir Force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Air & Space Power*, 2003, Autmn, 參閱：<http://www.airpower.maxwell.af.mil/airchronicles/cc/obrien.html>.

中觀察並加以比較^{④5}。是從比較中找出影響事務的因素。而政治系統論的代表人物伊斯頓(David Easton)，在 1953 年出版政治系統(The Political System)著作中，即指出要解釋現象，唯有藉建構理論才能達到。在建構理論上，他主張使用系統這個概念「作為分析工具，俾辨認可被稱為政治的那些具體社會真實中的完整地相聯之面相。」

系統分析的出發點是政治生活為一組互動行為的觀念，此組行為是為其他社會系統所包圍，而以邊界區分的，但卻經常暴露於環境的影響下。基此，我們得把政治現象視為構成一個開放的系統，它必須處理因其暴露於環境系統的影響而產生之問題。倘若這類系統能持久存在，它必須獲得足夠的關於它的以往表現的反饋資訊，並能採取措施調整未來的行為。調整可能只需按固定目標作細微的調適以滿足新情勢。但它也可能指更改舊目標或徹底變動它們的努力。欲求長存，系統本身可能必須具備徹底更改它自己的內部結構或過程之能力^{④6}。換句話說，系統本身是一彈性的組織，可隨著環境的變遷而有不同處理模式，只是此模式的結果差異，是受制於主事者思想、觀念的本身認知不同罷了。

A.L.Rowseg 說的好：「歷史中沒有單一的旋律或情節，但卻有許多旋律、許多情節、許多模式，甚至有許多重複。因此，我們可

以製作通則並獲得教訓」^{④7}。此經驗的詮釋，以昨為明日之鑑，即可以利用此政治系統來解釋所發生的現象。其系統實際運作情況如下：

系統分析涉及下述變項與程式的探討：

(1)輸入項之類型與性質(the types and nature of inputs)；(2)在何種情況下，輸入項構成對系統的挑釁——即造成緊張(stress)與不安(disturbance)；(3)產生不安與緊張的環境及系統本身的因素；(4)系統處理及應付此種緊張與不安的典型方式；(5)資訊回饋的角色；與(6)輸出項(outputs)在轉化(conversion)與處理過程中的角色。按照其基本假設，伊氏以下列兩圖表示其政治系統與環境的關係（見圖一與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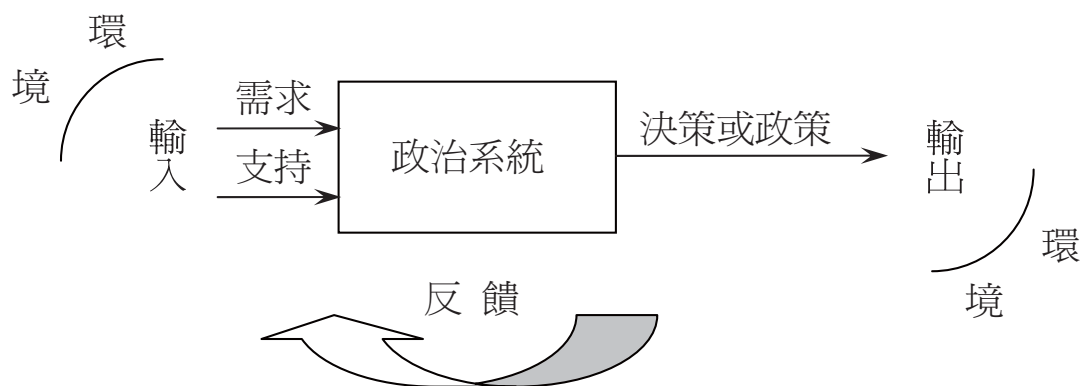
伊斯頓特別強調系統的分析性，指出：「一切系統都是心靈的構造物。」因此，系統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人界定的。一個系統之為系統，乃是由於它具有互聯的變項，倘若某些原本互聯的變項，一旦不再如此，系統也就不再存在。

事實上，對於軍事學而言，所有決策作為的目的系統就是在追求「目標原則」，誠如西方兵聖克勞塞維茲說的好：「指揮官首先需作的、最重要和影響最久遠的研判，是確定自己所欲從事的戰爭類型，既不把它誤認為，又不試圖把它變成某種違反其本性的東西，這是所有戰略問題中，首須解決者，

註^{④5} 柳惠千，法國國防與空軍（台北：高手專業出版社，2006年），頁1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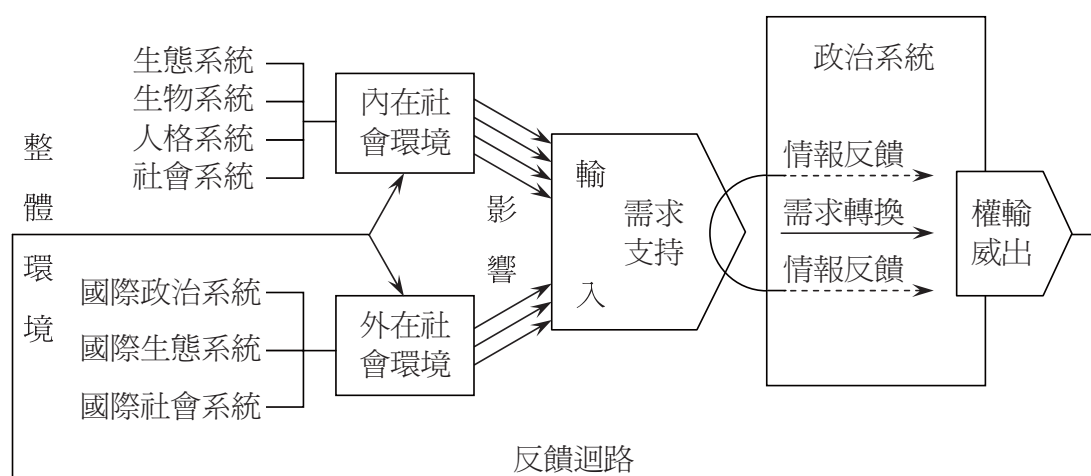
註^{④6} 呂亞力，政治學方法論（台北：三民書局，1994年），頁236-238。

註^{④7} 王爾敏，史學方法（台北：東華書局，1983年），頁239。



圖一 政治系統模式

資料來源：袁頌西，當代政治研究：方法與理論探微（台北：時英出版社，2003年），頁219。



圖二 政治系統動態

資料來源：袁頌西，當代政治研究：方法與理論探微（台北：時英出版社，2003年），頁225。

也最須考慮週詳者。^{④8}」這說出對於國防戰略的準備上，就是要針對目標—敵人可能產生的威脅類型做一評估，「不僅是要對實際運用手段做評估，而且是對所有可能運用

的手段做評估。^{④9}」如此才能掌握機先。

例如，中共受波灣戰爭影響，深切體認到精準導引飛彈(precision guided missiles：PGMs)與長程巡弋飛彈(long-range cruise

註^{④8} Harry G. Summers 著，李長浩譯，論越戰一對越戰的重要評析（台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6年），頁80。

註^{④9} Harry G. Summers，前揭書，頁82。

missiles)已經改變戰爭原則，未來當由防禦型朝向攻勢型作戰能力來發展，遂促使向俄羅斯引進新武器裝備的計畫，除洽談蘇愷系列戰機之外亦與米高揚(Mikoyan)公司研商引進米格-29 與 31 系列戰機性能，來提升中共戰機⁵⁰。俾能發展遠程打擊戰略(strick indepth strategy)，朝向遠程攻擊，深入敵人的內陸，並支援陸、海軍的作戰，來抵擋敵人的入侵⁵¹。

政治系統以外的為環境，政治系統對環境是開放的，是與之相對應。環境的「變易」，伊斯頓以「輸入項」來表示。輸入項包括需求與支持(demands and support)諸變項。需求為慾望或愛好的政治化。當這慾求與愛好以某種方式表達出來，它們就成為權威者必須注意而採取行動的⁵²。

屬於輸入項的另一種變項為支持，可分為權威者、典章、與政治社會三種層次，系統的持續生存依賴「對這三種政治物件至低限度的情感的維持。當支持的輸入項低於此限度時，任何系統的持續生存都會受到危害」⁵³。

因此，任何系統必須對其成員灌輸「擴散的支持」(diffuse support)的意識。所謂擴散

的支持與特殊的支持(specific support)不同，它不是由於成員獲得某種固定的酬報或利益而產生的，而是藉對成員社會化，培育愛國心，與對憲法與領導者的信任與忠貞而建立的。伊斯頓指出，任何政治系統，假如缺少這種支持，恐不易維持生存。

擴散的支持給與政治系統某種程度的行動彈性。但為長遠計，系統的生存還須依賴「特殊的支持」，此是「當成員覺察到他的需求獲滿足」而產生的。

輸出項(outputs)為對現存暨預期的需求的反應，它與其結果或後果(outcomes)是不同的。權威者為滿足需求可採三種方式：(1)例行的轉換，(2)改變環境與(3)修改政治系統。而且，也可以象徵的輸出項來代替有效的反應—空洞的諾言，堂皇的言辭，訴諸愛國心，製造假想敵或替罪羔羊。在最困難的情形下，甚至可以高壓的行動作為輸出項來維持系統的存在。

同時，系統反應的能力與反饋的過程很有關係。所謂反饋，是指回輸給權威者的關於系統情況與環境的資訊。反饋對系統之持續生存至為重要，因為「只有根據對已發生的情形或需求與支援的現有情況之知識，權

註⁵⁰ Yihong Zhang, "China Heads Toward Blue Waters," International Defense Review, 1993 年, 11 月. 參閱: <http://www.IDR.01/11/93.htm>.

註⁵¹ Mel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China's Security: The New Roles of the Military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1998), pp.120-121. Allen, "PLA Air Force Ope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參閱: http://www.china-defense.com/aviation/plaaf-ops/plaaf-ops_01.html.

註⁵² 呂亞力，前揭書，頁 241。

註⁵³ 同前註，頁 241-242。

威者才能夠反應—調適、改變，或修正以前的決策，包括以前的疏於決策。」但僅憑反饋，不論其如何有效（即正確度最高，拖延最短），不足以保證系統的生存。若系統不能產生適當與適量的輸出項，就面臨危機⁵⁴。

應驗我國會殿堂上的衝突，所造成建軍備戰的空轉，正說出決策的失誤，不僅造成軍備停滯發展，更造成社會的亂象，經濟衰退結果；反觀，中共從 1985 年即以經改為目標的正確抉擇，經濟的成長所帶來民富國強的地位，相形之下，似乎相形見绌。

其次，伊斯頓指出來自系統本身的環境的騷動(disturbances)能為政治系統帶來緊張而威脅其持續生存的能力。政治系統之持續生存有賴於若干緊要的變項(essential variables)，諸如「為社會處分價值與相當高的服從頻率」的存在，它們在一個「正常範圍」(normal range)內運作。倘若緊張取代這些變項，超出某一個「正常範圍」，系統可能崩潰。換句話說，伊斯頓提供了一個有助於分析複雜的政治世界架構，他的架構讓我們更能留意政治生活與社會系統的關係—政治系統為社會系統的一部分，並且使我們注意分析政治必須以整體為出發點，不能僅及於系統的成份而無視其與其他成份的關係⁵⁵。

比方說：美國防新聞周刊，曾刊登篇台灣正在發展雄風 2E 及雄風 3 型與天弓改良型中程導彈攻擊飛彈，其射程可達中共沿海基地與上海⁵⁶。事實上，早在 1980 年代我們即在研究「天馬」長程飛彈，但受制於美方壓力而計劃暫停；可是，受著美方未能勸阻中共以飛彈來威脅台灣，十年前，台灣又廣續從事長程飛彈研發，俾能捍衛國家安全⁵⁷。

這就說明政治系統評估的功能，是種受著互相牽連的循環關係而變動著，這種互為因果的關係建立，看似簡單，卻受著環境中的易變及政治系統中人治背景、個性等的殊異，而有許多不同結果。因此，系統論是種彈性理論是具有極廣大的自我調節的能力。是可以讓我們檢驗中共空權演變的影響因素。

從伊斯頓系統論及歷史研究方法來詮釋軍事事務的相互牽連關係與其影響，來說明軍事史的功能，來找出軍事歷史事件的因果，以做為明日建軍備戰的依據，因為透過軍史事件分析，它能使我們了解某種(中共空權)軍事思想的演進與影響，進而能幫助我們說明某種(中共空權)軍事思想的運用方式，同時可以證明自己的觀點，甚而從中吸取某種教訓，激發出創意⁵⁸。

註⁵⁴ 呂亞力，前揭書，頁 241-242。

註⁵⁵ 同前註，頁 243-246。

註⁵⁶ 美國防新聞周刊，台灣發展雄風 2E 及雄風 3 型與天弓改良型中程導彈攻擊飛彈，參閱：<http://tw.news.yahoo.com/060621/15/39nz1.html>。

註⁵⁷ 中國時報，2006 年 6 月 21 日，版 A13。

註⁵⁸ 克勞塞維茲著，楊南方等譯，前揭書，頁 116。

啟示與應有作為

一、未來戰爭型態必定會改變

透過歷史與系統理論方法來研析中共空權思想演變，使我們了解到中共空權由防禦型演變成攻勢型空軍的發展是受軍事歷史的影響所致，所以蔣百里將軍就說：「研究高深的軍事學問，必須要研究歷史⁵⁹」。因為軍事歷史提供了「殷鑑」之學，從中吸取經驗教訓，而前瞻未來。誠如麥克阿瑟將軍於1935年呈交給美國陸軍部長的報告書中說到：「軍戰比任何行業更需要依賴過去經驗的明智詮釋，以做為計畫未來的指標。軍人平時除演習、兵棋推演外，常沒有機會透過其職業而真正的學習，以作為自我訓練，故必須盡量利用歷史，以保證他自己和他的部隊能完成準備，在緊急時能有效地執行任務，且從歷史分析中所得來的結論，應用於目前及最近的將來狀況，從而發展出一套適宜的方法、組織與原則」⁶⁰。

美軍從越戰經驗與以阿第四次戰爭經驗中，提出「空陸一體」的理論，而有波灣的勝利；世人從此戰爭窺出「空權」的時代來臨。誠如空權之父杜黑所說：「因為，空中兵器的不斷進步，無論就技術或就戰術的運用觀點而論，已經無疑的使其他一切兵器的價值不斷貶低。為此，我們在精神和物質兩

方面都應該武裝起來。若遇到一個軍備相當的敵軍，對國民生活的中心點，對社會的、國家的以及經濟的各種要地毫無阻止地加以掃蕩，並在短時間以內達到決戰的目的，使戰敗的國家完全俯首屈服於敵人暴力之下，這一切，縱就目前空軍的技術情況而論，恐怕任何最大的陸軍、海軍也不能採取什麼有效的方法加以阻止吧」⁶¹。

因此，中共亦在江澤民的領導下，從事「空權」能力的建軍備戰。只是「為了捍衛國家，為了保障人民安全，不得不有一個不失時機且適合未來戰爭要求的軍備。未來戰爭的型態，可以絕對有把握的說，將會根本的改變」⁶²。這種戰爭型態的改變，美國受杜黑空權論影響，認為「誰能控制空間，誰就能控制地球」。因此，美軍將開闢空間戰場作為其軍事戰略的組成部分，而積極發展航空航天軍事力量。基此，美軍特別強調，在實現美國國家安全目標的整個任務中，空軍的主要職能是使美國在航空航天領域中保持完全的行動自由。因為，沒有制空制天權，龐大的陸、海軍部隊將失去作戰行動的自由權，而沒有作戰行動自由權的部隊，便沒有作戰的主動權和戰略戰術的靈活性；沒有制空制天權，任何地面防線、重兵集團、重要目標，都將如同沒有頂蓋的堡壘一樣不堪一擊。如此看來，未來空軍必將走向航空航天

註⁵⁹ 蔣緯國，軍制基本原理（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頁9。

註⁶⁰ Edgar F. Puryear, Jr., 李則芬譯，前揭書，頁377。

註⁶¹ 馮德彪、游崇鼎，制空論（台北：三軍大學，1984年），頁4。

註⁶² 同前註，頁3。

與防空防天一體化⁶³。

倘使未能認清外來戰爭型態—由航空演變成航天權的爭奪，而仍用「以現有力量打現有的仗」，或「有什麼，打什麼」為原則，則建軍必無效果，備戰必無所成，且始終侷限於因陋就簡的落伍環境中。因為，「打什麼，有什麼」並非指「沒什麼，就不打」的唯物觀念，如果物質有缺乏，在戰法上亦必須改變。蓋所謂「現有的力量」，實際上都是「過去」留下來的。所謂「現有的仗」，實際上還將發生於「未來」。如以「過去」的力量，想來打「將來的仗」，當然是萬分危險的。所以，當建立起「打什麼，有什麼」的積極奮鬥心裡，如此，無論精神與物質或戰術戰法，將可獲得新的具體成果和表現⁶⁴。換句話說，認清未來戰爭型態，準備打一場什麼樣的戰爭，將決定戰爭的勝負。

中共外交顧問張碧江曾說：「中共是有 13 億人口的大國，而且海岸線極長，我們想提升基本國防能力是理所當然，更何況現今全球軍事科技變化如此快速」。又說：「全球軍事科技和裝備正歷經革命性的改變」。

⁶⁵這說明中共強化軍事科技的發展的目的，

在於支持國防建軍的目標，成為一泱泱大國。所以中共當局曾公開承認，中共的軍備擴充係緊盯著美國的軍力而進行。⁶⁶ 2004 年中共白皮書亦指出，中共首要的戰略挑戰為現今戰略上的「單極」(unipolarity)，說穿了就是不滿美國在國際間的獨霸優勢。⁶⁷中共解放軍將領劉亞洲說，美國從韓戰及越戰中得到的最大教訓是「大規模機械化兵團的地面作戰，有太多的劣勢」，因此轉而重視空中武力的建立。且美國目前獨霸全球的軍事優勢，是來自其強大的空中武力；空中武力已經成為美國實現國家意志的一把「長矛」，美國靠著這把「長矛」，在當今世界上是傲視群雄，如若中共要加強區域主導權的能力，中共最好也仿倣之，一定要造一把自己鋒利的長矛。因此，他呼籲「中共的戰爭觀念不能再侷限在地面上」，「今天是空中武力的時代」，倘使「以保衛大陸領土做為備戰，則意味敵人將不費一槍一彈就可獲得勝利」，因為中共將會受到包圍。基此，他主張中共應培養「一種進攻意勢」，也就是要有「強大的反擊能力，以攻對攻，才能以戰止戰」⁶⁸。

質言之，中共已經認清未來戰爭型態已

註⁶³ 崔長琦，「未來空中軍事力量的方向發展」，中國空軍(北京：中國空軍雜誌社)，2005 年 9 月，第 118 期，頁 54。

註⁶⁴ 蔣緯國，前揭書，頁 118。

註⁶⁵ Rebecca Crant，張裕敏譯，前揭書，頁 140-142。

註⁶⁶ 同前註，頁 139。

註⁶⁷ 同前註，頁 140。

註⁶⁸ 同前註，頁 143-149。

經脫離地面防禦作戰的方式，朝向攻勢的空權來發展。蘇華洛夫將軍說「戰爭不是靠武器來贏取勝利，而是靠知識來贏取勝利」⁶⁹。唯有認清戰爭型態的改變，才會為明日的戰爭而準備。因此，杜黑說：「誰能先改變戰爭的型態，勝利就在誰的掌握中。單知道怎樣適合未來的要求是不夠的，唯有認識和跨上此新途徑的勇氣和決心，它的本身才具有在民族自衛戰爭的瞬間使一切要求完全實現的一切優點。把攻勢的優點發展到最高的這種新戰爭型態，將會在武裝衝突的初期就帶來迅速的決戰。如果某一方面，沒有新的軍備，他一定會因此而失掉時間先制之利」⁷⁰。

基此，一個國家「為戰爭而整軍經武，不應視為一種純粹侵略，而應視為一種維持和平的行為。為戰爭而整軍經武的意義，乃是避免物質上和精神上不必要損失，而和未來的、飄搖不定的戰爭可能性相抗衡。因此這可說是一種精神的預備工作」。這意謂「整軍經武的準備」是鞏固國防確保戰爭勝利要件⁷¹。沒有國防，豈有家呢？

二、中共建軍邁向航空航天的空權戰略發展

戰略研究所發展的理論，是一種政策科學的理論形式，強調軍事行動路線—即目的

與手段的結合，是缺一不可⁷²。

中共學者對軍事戰略而言，認為，戰略方向之不同，作戰對象、作戰任務、作戰樣式亦因而有所不同。所以軍事力量之建設，必需與戰略相適應，並應依據對未來戰爭之預測，考慮不同作戰對象軍隊的特點及所可能採取的作戰行動，確定不同的構成重點，編組不同的部隊，以適應不同戰區作戰的要求。同時，依據不同戰區和不同作戰對象的特點，加強針對性訓練，使武裝力量建設具有更強的適應性⁷³。

由此顯示，中共是以其軍事戰略來指導戰爭，作為其建軍方向；並依據所預測不同情況的戰爭以調整其戰略，加以修訂其建軍方向，這是中共在戰略指導上的一個基本傳統。所以，鄧小平一再強調在戰略指導上應該有一定靈活性，他說：「我們的戰略問題不能太死，我們軍隊的問題就是活。」⁷⁴即是指中共軍事戰略是要符合客觀實際的新實踐形式，是要結合新的情況來創造、運用和發展其「積極防禦戰略」理論。誠如卡斯頓學者於大戰略書中所說：「戰略愈來愈是要適應環境。」⁷⁵

基此，中共遂從 20 世紀 50 年代起迄今

註⁶⁹ 空權史—空權之軍事運用，（台北：空軍總司令部譯印，1979年），頁1。

註⁷⁰ 馮德彪、游崇鼎，前揭書，頁14。

註⁷¹ 同前註，頁49。

註⁷² 彭光謙、姚有志主編，戰略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250。

註⁷³ 彭光謙、王光緒等編，軍事戰略簡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頁172。

註⁷⁴ 姚延進，劉繼賢主編，鄧小平新時期軍事理論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4年），頁123。

註⁷⁵ 馬振宇等譯，大戰略（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5年），頁13。

經過三次戰略方向的調整⁷⁶，針對威脅較大的方向和地區，調整軍事部署，增強軍事力量，並制定完善的各種作戰計劃，同時針對敵情和地形特點廣泛進行適應山地、高寒地、沙漠地、熱帶叢林地和海洋島嶼等特殊地形條件下的作戰訓練，以及組織部隊進行近似實戰的模擬演習等⁷⁷，以因應未來挑戰。

因此，中共強調，軍事戰略應以未來為主要依據，面向未來，設想出變化的發展趨勢，從而按照選定目標駕馭變化過程，並通過它來改變現實的能力。⁷⁸」做為其建軍發展方向。

鑑於此，中共吸取自身與外軍經驗中，歸納在不同時期局部戰爭的特性中發現，空軍發展重點將有所不同(表一)。隨著科技技術不斷進步，中共認為下一代空軍發展應朝向制空與制天權來發展，因為天基(太空)軍事系統的發展不僅能提供陸、海、空和信息(資訊)戰的保障，更可以直接攻擊目標。未來空間作戰將是一種新的作戰樣式，空間作戰又稱天戰或太空戰，是一種運用或針對空間軍事力量實施的攻防作戰行動。此種作戰行動包含制天權的鬥爭與運用空間力量達成整個戰爭目的的行動⁷⁹。

表一 空中戰爭發展趨勢

區 分	內 容
空中戰爭產生條件	空中力量可穿越地理障礙，直接打擊戰略中心，產生政治和心理上效應，成為局部戰爭中最適用的軍事手段。其次，受著美軍軍事科技進步影響，依靠空中力量的運用即可達成政治目的，此提供爾後局部戰爭的模式。其次，空中戰場，由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輔助角色，演變成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時期的獨立空間戰爭型態，都是先打空軍、主打空軍，甚至是全打空軍，空軍發揮了作用，這都是是戰爭歷史演進的結果。
對局部戰爭影響	空中戰爭是工業時代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因此改變戰爭由平面二維發展而成為五維的戰爭型態；由持久性的戰爭而演變為速決戰爭；由線性靜態戰爭而成為動態非線性戰爭，打破了前後方界限，而在全方位縱深進行；受著作戰能力的提升與衝擊，不僅縮短了戰爭進程，更由過去短兵相接的戰爭發展成非接觸性遠程攻擊戰爭，視距外的戰爭，成為戰爭實施發展趨勢。
未來發展趨勢	空中戰場的爭奪，對戰爭的勝負將具有決定性影響。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就是最佳明證，因此，空軍在現代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將更加突出，在未來的戰爭中，空軍將首當其衝、全程使用，所以江澤民強調，未來我與敵人在空中的較量，有可能成為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較量。隨著空天一體化，擁有制天權，將能掌握制空權；發展航天的力量，掌握制天權，將是 21 世紀各軍事大國追求的目標。

資料來源：張加禮、閔增富，試論局部戰爭空中化，中共軍事科學，2005 年第 18 卷 1 期(北京：中共軍事科學院)，頁 34-41。

註⁷⁶ 彭光謙，姚有志主編，前揭書，頁 249。

註⁷⁷ 劉龍光、陳石平等編著，高技術軍事世界（北京：國防大學出版，1993 年），頁 47。

註⁷⁸ 楊德志等著，國防發展戰略思考（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年），頁 219。

註⁷⁹ 王保存，世界新軍事變革新論（北京：解放軍，2003 年 8 月），頁 283。

應驗杜黑空權觀點，誰擁有制空權及足夠攻擊兵力，即能保障其領土及領海，避免遭受敵空中攻擊，阻止敵人空中協同作戰，且能給予敵人嚴酷攻擊，使其毫無還手之力，阻絕敵陸海軍於其基地，把破壞帶到敵人國土內，使其物質及精神戰力迅速崩潰⁸⁰。所以，獲得制空權即是獲得勝利，如在空中被擊敗，即等於完全戰敗，只有任由敵人宰割。

決戰境外之戰略思考—建立攻勢軍備

在民國 81 年國防報告書中，我「國防建軍構想」說到，國軍基於使命，針對敵情可能之威脅，衡量現代戰爭之特質，並考慮台灣地區地理環境，及順應國力與國情現況，在達成防衛作戰所需之限度內，整建空中、海上與陸地防衛力量，同時亦積極發展國防科技，更新武器裝備系統，勵行精兵政策，健全動員制度，以增強整體與持續戰力，建立足以嚇阻敵人侵犯之有效武力，以確保國家安全⁸¹。這說出強化科技的研發，俾能建立一支足以嚇阻中共的軍力，是建軍備戰的首要。

前國防部長蔣仲苓於 88 年 1 月 14 日，在「國軍 87 年第二次工作檢討會」開幕典禮

上曾說：「國軍目前軍品採購係以軍種分別主導全般事務，今後各項採購與投資案，希以《任務》目標為導向，並做整體規劃，以善用國防預算，符合成本效益」。

這說出在有限的國防預算經費下，我國防建軍應以「制空、制海、反登陸」的戰略指導原則優先順序來投資，從事國防整備。可是我們看 1998 年國防預算陸、海、空三軍之投資比為：23.2%、25.36%、23.96%。

1999 年國防預算陸、海、空三軍之投資比為：19.7%、12.3%、10.1%。似乎與我們「制空、制海、反登陸」任務之投資優先順序有差別⁸²。

面對著中共軍力不斷擴張所產生威脅對我們的影響而言，國軍的軍事戰略即隨著時代脈動而調整(如表二)：

此戰略指導的調整，對我建軍備戰而言，是要落實我們的軍事戰略目標—「決戰境外—有效嚇阻」，即在台海殲滅共軍。克勞塞維茲極為重視「戰爭計畫」的釐訂，他說：「凡戰爭開始之先，必需檢討戰爭的意義及目的，以策訂作戰計畫，及確定戰爭遂行的方針，必要手段的範圍與所需力量的分量」⁸³。

換言之，我們建軍備戰一改過去守勢戰

註⁸⁰ 杜黑，史流芳譯，制空論（台北：空軍總部出版，1990 年），頁 16。

註⁸¹ 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 81 年國防報告書（台北：國防部，1992 年），頁 60。

註⁸² 青年日報，民 88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五，版 2；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小組，中華民國 87 年國防報告書（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頁 108；張旭成編著，中共看未來戰爭—台灣如何因應（台北：大晟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年月），頁 6。

註⁸³ 成田賴武著，李浴日譯，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綱要（台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6 年），頁 193。

表二 軍事戰略沿革

項次	戰略指導	時 期	內 容
1	攻勢作戰	民國 38-58 年	以攻勢作戰「創機反攻大陸」為作戰用兵指導。
2	攻守一體	民國 58-68 年	國軍因應海峽兩岸形勢變化，調整建軍備戰方向由「以攻為主」修正為「以防為主」。
3	守勢防衛	民國 68-91 年	以「防衛固守，有效嚇阻」守勢戰略來籌建有效嚇阻兵力，防衛臺灣安全。
4	積極防衛	民國 91 年迄今	調整「防衛固守，有效嚇阻」戰略構想，以「有效嚇阻，防衛固守」之「積極防衛」，來建構遠距縱深精準打擊戰力，俾能有效瓦解或遲滯中共攻勢的兵火力，使敵在理性的戰損評估下，放棄任何採取軍事行動的企圖。

資料來源：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 95 年國防報告書(台北：國防部)，2006 年，頁 92-93。

略朝向建構一具有遠距縱深精準打擊戰力的攻勢作為而整備，誠如拿破崙對防禦的觀點指出，躲在塹壕後面的人終於會被擊敗⁸⁴。因此，提出攻防一體的論述，防禦戰並不排斥攻擊，攻擊戰亦不排斥防禦，要從守勢戰轉入攻勢戰；戰爭的全部藝術就是一個非常合理而十分慎重的防禦，繼之以一個迅速而大膽的攻擊⁸⁵。由此顯示，他主張防禦要與進攻相結合，防禦要轉入進攻，方是一積極作為，否則就不是一戰略指導。所以，克勞塞維茲指出，戰爭指導中的守勢形式並不是一種單純的防禦，而是由靈活的打擊作為形式的防禦⁸⁶。皆強調著俟機反擊—守勢中要

有攻擊才是正確的戰爭指導。

美陸軍戰院教授亞塞·里奇(Arthur F. Lykke, Jr)學者認為從事軍事戰略訂定需考慮到美泰勒(Maxwell D. Taylor)上將所說：「戰略的組成要素是目的、方法與手段」的模式⁸⁷。即「目的：努力想達成目標，我們可以稱之為軍事目標；方法：乃為各種運用軍事力量的方式，我們稱之為為達成軍事目標的行動方案；手段指的是達成此一任務所需的人力、物質、經費、後勤等軍事資源，我們稱之為軍事資源」。我們可以如此說：「軍事戰略等於軍事目標＋軍事戰略構想（方案）＋手段」⁸⁸。茲說明如下：

註⁸⁴ 鈕先鍾，戰略研究與軍事思想（台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2 年），頁 294。

註⁸⁵ 邪鋒、鄭三立，西方軍事思想發展史（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118。

註⁸⁶ 克勞塞維茲著，戰爭論，王洽南譯（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 年），頁 372。

註⁸⁷ 亞塞·里奇(Arthur F. Lykke, Jr) 著，「對於軍事戰略之了解」，美國陸軍戰略學院戰略指南（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 年），頁 348。

註⁸⁸ 同前註，頁 349。

表三 戰略的觀念

戰略=目的+方法+手段	
組成要素	定 義
目的	努力想達成的目標
方法	行動方案
手段	達成目的的手段

資料來源：亞塞·里奇(Arthur F. Lykke, Jr)，「對於軍事戰略之了解」，美國陸軍戰略學院戰略指南（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年），頁348。

由上述定義所演繹出國軍應有之作為，對照中共兵力的威脅，國軍想要達到決戰境外的戰略構想目標，必須具備有遠程攻擊的能力，也就是說建軍以備戰必須要優先建立優質之攻勢空軍為首要。

美軍諾曼地登陸與英軍聖卡羅斯港登陸成功的歷史告訴我們，若沒有空優(或局部空優)，守勢一方將處於被動挨打局面，更遑論要貿然實施遠距離對敵國人員與物資來源加以攻擊有成功的勝算；若然，擁有著空優，

表四 軍事戰略組成要素一覽表

區分		說 明
軍事戰略	作 戰 階 層	以現有軍事能力為基礎的戰略屬於作戰戰略，可作為制定短期內的特定作戰計畫之基礎，此階層的戰略可稱之為較高層次的戰術或大戰術及作戰藝術。
	兵 力 發 展 階 層 (長 程 戰 略)	係以有關未來的威脅、目標與需求之評估為基礎所制訂者，比較不受現有兵力架構之限制。
軍事目標	軍事目標乃吾人運用軍事作為與資源所欲達成的特定任務。如嚇阻戰略、保護祖國、光復國土、擊敗敵人等。它必需具有軍事性質，軍事部隊必須被賦與其力所能及的適切任務。	
軍事戰略構想	軍事戰略構想，我們稱之為對戰略情勢之判斷所產生的行動方案。它是一系列軍事選擇，如美軍面對中共軍力崛起之前進亞洲部署、印巴衝突之邊界對峙等兵力展示或裝備預置、集體安全與安全協助等之組合。以上是軍隊可單獨或與盟邦共同使用的一些方法。擬定此構想必須與戰略目標及資源相提並論。	
手段	即決定我們軍事戰略能力的軍事資源，此等資源包括守勢及攻勢部隊、作戰軍品及武器系統以及人力等。我們所考量要運用的部隊現今可能已經存在，也可能尚付之闕如，端視我們所發展的戰略型態而定。然而短期作戰戰略所需的部隊「勢必」得存在。而於長程兵力發展戰略中，是由戰略構想來決定所「應該」具有的部隊型態及運用此等部隊方法。	
評估建軍應有之作為	A.軍 事 戰 略	面對中共威脅，考量長程戰略兵力發展之建構是以陸、海、空建軍孰重。
	B.軍事戰略目標	在中共軍力不斷擴張，強化導彈與攻勢空軍建軍情況下，如何達到「決戰境外或有效嚇阻即在台海殲滅共軍」之軍事目標。
	C.軍 事 構 想	將選擇陸、海、空三軍那一軍種之建軍作為，方能達到決戰境外軍事目標—優質攻勢空軍。
	D.軍 事 資 源	國防經費之支出，分配各軍種之比例。

資料來源：亞塞·里奇，「對於軍事戰略之了解」，美國陸軍戰略學院戰略指南（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年），頁350-352。

將能贏得戰爭勝利。這也是我們所強調「境外決戰」的戰爭指導——拒敵於彼岸，以打擊在敵源源頭的原因。

基此，現今建軍的思維該是朝向守勢中具有攻勢作為來規劃方為上策，而不是建構純防禦型的空軍為目標。如同戰略家布羅迪(Bernard Brodie)指出「承平時期的戰略大體上是表現於對武器系統的選擇上」⁸⁹。換句話說，軍事戰略——長程兵力發展之規畫，在於選擇適當武器系統，強化技術的提升，方能達到軍事戰略之目標。此適當武器系統即指須具有優質攻勢空軍為首。質言之，唯有以發展攻勢空軍為首要手段，方能達到我軍事戰略的目標。

事實上，中共學者高波認為，我國空軍從數量來看，只有 400 多架飛機，與大陸相比，極為懸殊，更何況按照一般作戰武器出勤率，戰時只有一半能投入戰場使用，應付大規模的現代戰爭，將難招架。且台灣面臨兵源不足，高科技人才不願從軍，加之台灣空軍存在飛行員與地勤人員嚴重短缺下，即使有相對比較先進戰機，其作戰效率也將無所發揮。其次，從戰略作戰任務來看，昔日，台灣空軍制空任務是以防禦性戰略為主，現

在要轉換成進攻性戰略，其裝備和思想即存在一個潛在矛盾，對大陸將難以形成空中優勢，其反制作戰能力十分有限⁹⁰。

美國空軍參謀長莫斯利將軍亦表示，中國正迅速擴張空軍長程戰力，並且已變得「頗具戰力」⁹¹。

2007 年中共軍力報告書中亦說到，在空軍方面，共軍戰鬥機約 1,550 架，在台海作戰範圍者約 425 架，略多於國軍（三百架）。運輸機 450 架，75 架部署於台灣對岸，國軍則有 40 架。另外共軍有轟炸機 775 架，其中 275 架在台海作戰範圍內，國軍則無轟炸為任務的飛機⁹²。

由上述顯示，中共空軍的實力經由外購、自研，已凌駕我國軍之上。也就是說，決戰境外的戰略構想目標，在缺乏工具的情況下，我空軍已由過去質的優勢轉而處於劣勢，將會是空中閣樓。

空權之父杜黑說：「誰想製造一種適合目的而且與技術並駕齊驅的兵器，他首先要對這種兵器的使用方法，有精確的構思」。為此，他必須明瞭「未來戰爭型態是什麼」⁹³？因為生活方式的徹底改變，在軍事技術方面也產生很大變化，且「武器的威力決定

註⁸⁹ 亞塞·里奇，前揭書，頁 350。

註⁹⁰ 高波，「透視台灣空軍力量」，軍事文摘，2005 年第 11 期（2005 年 11 月），頁 20。

註⁹¹ 美空軍參謀長：中國空中戰力快速擴張，大紀元，2007 年 4 月 25 日，參閱：<http://www.epochtimes.com/b5/7/4/25/n1689230.htm>。

註⁹² 劉屏，「美中共軍力報告，對台飛彈將破千，大陸仍難動武」，中國時報，2007 年 5 月 27 日，<http://news.chinatimes.com>。

註⁹³ 馮德彪、游崇鼎，前揭書，頁 50。

了戰爭方式」，所以應了解新武器對戰爭的影響⁹⁴。

中共深切體會「空權」能力的擁有，將左右戰場勝負，而像鴨子滑水一樣，逐漸發展成優勢空軍，而邁向太空；反觀，我們從81年起，即認知建立一支嚇阻兵力重要性，是要以攻勢任務為優先的軍力，以支持軍事戰略一決戰境外。事實上，受著科技自主能力與軍購案的影響，我空軍的發展一直處在第三代戰機建軍的關鍵點上，如何通過軍售購買第四代 F-22 戰機，甚及早規畫準備購買第五代 F-35 戰機；以及強化國防科技的自主能力，輔以科技的研發，完成遠攻飛彈的建軍，將是未來從事軍事戰略建軍備戰的優先考量。誠如蒙哥馬利元帥所說：「讓我們向前看，我認為今後的希望，是操縱在科學家的手裡。今天已經有人覺得我們是生活在絕對武器的時代中，實際上，這不過是個過渡時期而已。更多的發展，也許還在後面呢」⁹⁵！只要我們現今加緊腳步重視研究發展，將可渡過此階段難關。

過去政策上所造成失誤，我們無法挽回，但是未來的建軍方向，我們卻可以在今日做個準備。正如克勞塞維茲指出，從歷史

的觀點來看，當前局勢的形成，過去一代應負責任。因此，未來局勢的形成，現在這一代也就責無旁貸。所以，戰略家所應思考的問題也就是應該如何創造歷史，控制未來⁹⁶。此即說出今日我們的建軍備戰「戰略」需含有「前瞻取向」的重要性，並用來指導未來。質言之，戰略所思考方向，是有前瞻取向，迎向未來⁹⁷。所以我們現今應排除萬難，以優勢攻勢空軍建軍為主幹，方能達到決戰境外的軍事戰略構想。

重視兵學思想教育

西方兵學家高爾茲說：「戰爭是人類的命運，任何民族都不可能避免」⁹⁸。這說出戰爭已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與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 總統說：「做好戰備即是維護和平最有效的方法」⁹⁹。麥克阿瑟將軍亦說：「準備是成功與勝利的關鍵」¹⁰⁰。說出要想贏得戰爭的勝利，就該在平時作準備，方能獲得最後的勝利，而保國衛民。那如何來做準備呢？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當敵對雙方的矛盾不能用政治手段來解決時，戰爭就成為解決矛盾的最後手段。因此敵對雙方一旦訴諸戰

註⁹⁴ 同前註，頁1。

註⁹⁵ 蔣緯國，前揭書，頁45。

註⁹⁶ 鈕先鍾，前揭書，頁48。

註⁹⁷ 同前註，頁47。

註⁹⁸ 同前註，頁322。

註⁹⁹ Aldon E. Purdham, Jr.，郎勇才譯，美國最重要的空戰：學到抑或是錯過的教訓（台北：國防部空軍總司令部，2005年），頁1。

註¹⁰⁰ Edgar F. Puryear, Jr.，李則芬譯，前揭書，頁148。

爭，首先就要考慮到戰爭的目的為何？如何組織自己的力量？如何利用敵方弱點？要採用什麼方法方能戰勝對方？對這些求勝方法與手段的思考，我們稱之為「戰略」^⑩。質言之，戰略是種追求戰爭勝利的一套思維理則，所以薄富爾將軍就說：「戰略是一種思想方法，是一種心理程序，它既是抽象的，又是合理的」^⑪。唯有透過此思考的正確程序，了解戰爭的性質，是將從事一場有限的戰爭還是絕對的戰爭；採用什麼樣的方式或手段，所進行的是速戰或是消耗戰？如此，我們方能因應戰爭的挑戰。

也就是說，我們當今應朝向兵學思想的教育方面著手，正如福煦說：「人類是有生命的動物，我們對戰爭當事者的智慧，無法臨時授與，是以絕不能直到情勢急迫時，始告訴他適宜的處置方法；不但如此，甚至平時原本富於才智的人，這時候也會打一個很大的折扣。因此，一個將領在出征前，必須先具備有高度的戰爭能力，否則，在戰場內一定將茫然不知所措(打糊塗仗而敗北)」。^⑫如二次大戰的不列顛戰役德軍敗北的原因是，戈林元帥僅具有上尉分隊長指揮官的經驗，

在缺乏指參高深的大兵作戰教育經驗與學識，因而在德國空軍的發展上，未能重視戰略轟炸機的研究與量產，致使轟炸英倫三島效益性降低，而失敗^⑬。反觀，美軍於波灣戰爭獲得輝煌的勝利，是得利於領導者之養成教育投資所致^⑭。

如何強化官兵的兵學思想教育？中共受越戰失敗的影響，了解到防禦思想影響所及，是缺乏強而有力的國力，將不足以達到國家的目標^⑮。受波灣戰爭的影響，領悟到國防建軍須具備有攻勢的能力，才能滿足所有戰爭型式^⑯。受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影響，感受到美軍達成軍事目標的唯一方法就是「具備有遠程、快速部署、精確打擊以及保持絕對制空權等特點」的空中武力所致^⑰。因此，現階段中共國防建軍是以美國為首，強調攻勢的空軍為著力點。中共軍事戰略的銳變，建軍與用兵的風貌改變，正是受著軍事歷史的影響所及。

重視中共政治系統決策之變化

伊斯頓的政治系統(The Political System)主要是要解釋現象，其系統本身是受著外在

註⑩ 閻鑄編，軍事戰略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頁17。

註⑪ 薄富爾，鈕先鍾譯，前揭書，頁194。

註⑫ 張柏亭編，福煦元帥及其戰法（台北：實踐學社），1957年7月，頁31。

註⑬ 空中戰爭（台北：三軍大學譯，1973年），頁150。

註⑭ 張台航，「領導者養成教育不容偏廢」，軍事社會學譯文彙輯（台北：國防部始政編譯局，1996年），頁190。

註⑮ Gerald Segal, *Defending China* (Oxford: Oxford U. P.), 1985, p. 211; You Ji, op.cit., p. 59。

註⑯ You Ji, op.cit., p. 57。

註⑰ Rebecca Crant, 張裕敏譯，前揭書，頁148。

環境的改變而影響系統結構，所以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一切系統雖然都是主事者心靈的構產物^⑩。但因受制於主事者思想、觀念的本身認知不同，處理模式因而迥異，造成結果也就不同。因此，我們當重視政治系統中從事決策者的人格、背景、過去經驗及其價值觀^⑪。譬如中共「人民戰爭思想」與「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思想」的決定為例，其中最大差異乃是毛澤東與鄧小平所處時代環境的經驗教訓不同所致。1975年，時任總參謀長與中央軍委副主席的鄧小平即針對中共軍隊現象批評為「自大、懶惰、冗員過多，沒有能力打現代戰爭^⑫」。1979年中越戰爭時遂未能達到懲越目的，鄧小平因而提出針對未來戰爭的威脅應朝向採取「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思想」來準備戰爭，如同其所說：「時間不同了，條件不同了，對象不同了，因此解決問題的方法也不同」^⑬。

只是就一個政治系統而論，其系統的內在決策主要有三個部分：一是政治社會的成員；二是制度化的統治機構；三是政治權力

的執行者^⑭。此說出扮演政治系統主事的決策人員相關背景因素。對於中共而言，扮演影響政治系統中決策單位而左右大局的相關背景因素為何？這是我們必須重視而不可不念茲在茲，以作為我們建軍備戰的評估依據。

根據現實主義觀點認為，軍力是國際間權力消長因素，所以中共軍力的強弱不僅關係著其在國際體系的角色；其軍力的展現更象徵著權力表徵^⑮。因此，中共無時無刻無不重視軍事強國的建軍發展，因為在一些「人民解放軍」分析家觀點也認為，現今世界各國「均視軍事力量之運用為支持其國際地位與保護其國家利益的一個重要手段」^⑯。

那我們如何來了解中共軍力發展的方向與其準備的程度呢？根據美國陸軍野戰教範定義準則：是吸取以往戰爭的教訓，思考其所處時代的戰爭與衝突性質，並預測未來的知識與技術發展^⑰。而美軍軍語辭典認為準則：是引導軍事力量朝向支持國家目標發展方向的原則^⑱。而中文與準則相近的名詞是「軍事思想」^⑲，其意為：對於戰爭的認識，

註⑩ 呂亞力，前揭書，頁238。

註⑪ 劉嶽雲，政治理論與方法論（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1年），頁132。

註⑫ 漢斯·拜尼迪克(Hans Binnendijk)、雷諾·蒙太波托(Ronald N. Montaperto)主編，中共戰略趨勢（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9年），頁81-82。

註⑬ 林英家、鄧光榮等著，中共鄧小平新時期哲學思想（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80。

註⑭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出版，1993年），頁131。

註⑮ Ka Po Ng, op.cit., p. 28-29.

註⑯ 白邦瑞，前揭書，頁76。

註⑰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高一中譯，現代化中共軍力（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4年），頁88。

註⑱ Ka Po Ng, op.cit., p. 17.

註⑲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高一中譯，前揭書，頁90。

所產生建立與運用戰力的基本觀念與主張¹¹⁹。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說準則是國家為了維護自己的安全，針對可能的威脅，而從事戰爭準備，一切有關軍力發展的方向措施。也就是說一個國家準則彰顯出其軍力作戰手段與方式；忽視準則，將會重蹈歷史二次大戰時德國「閃擊戰」所帶給西歐的慘敗；及美軍越戰時，雖以優勢兵力卻遭受越共「游擊戰」的挫敗覆轍。所以美國空軍思想家約翰華頓(John A. Warden III)宣稱：戰爭的勝負取決於勝利者先行採取新的準則觀念，打的對方措手不及而敗北¹²⁰。

所以 Ka Po Ng 學者在「Interpreting China's Military Power: Doctrine makes readiness」書中述及到，要了解中共軍力的發展方向，就須先了解中共準則，因為準則是關係著國家軍力的發展方向與部署；決定了國家兵力結構與作戰型式¹²¹。所以要研究中共準則，此顯示出中共現在能做什麼及未來將要做什麼¹²²。

而決定中共軍事準則的是軍、政首長的觀點，影響到其準則發展的則是其政治生態

與經濟、科技因素¹²³；政治生態系統結構包含有：中央軍委會（黨）、總參謀部、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及學者、專家與其所組成的智囊團¹²⁴（包含：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國際戰略研究所、國防大學、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軍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¹²⁵），其軍政首長或學者專家之言談及其單位機構所出版刊物，即可為評估中共建軍備戰的主臬。

事實上，影響中共政治系統中因素除上述之外，尚包括有中共在黨的層面決策與自身歷史經驗：中國古代戰役、馬列思想、毛澤東軍事思想、對日抗戰、國共內戰、中國地緣政治形勢、中國國內環境等因素所致¹²⁶。

如針對中共要建立一個「戰略邊疆」(Strategic Boundary)的防禦區，即中共海軍司令員劉華清於 1988 年所闡明第一、二島鏈觀念¹²⁷，美學者李潔明(James R. Lilley)認為「中共積極防禦區」(Chinese Zone of Active Defense)的概念是從南方的南沙群島，延伸到台灣、釣魚台群島(Senkaku Islands)，一直到北方的南韓止。其戰略目標是希望獲得戰略

註¹¹⁹ 國防大學軍事學院，國軍軍語辭典（台北：國防部，2004 年），頁 1-3。

註¹²⁰ Ka Po Ng, op.cit., p. 23.

註¹²¹ Ibid., pp. 2-6.

註¹²² Ibid., p. 14.

註¹²³ Ibid., pp. 16-17.

註¹²⁴ Ibid., pp. 28-29.

註¹²⁵ 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中共對未來安全環境的辯論（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 年），頁 433-435。

註¹²⁶ 蘿莉·勃奇克(Laurie Burkitt)、施道安(Andrew Scobell)、伍爾澤(Larry M. Wortzel)編，李育慈譯，解放軍 75 周年之歷史教訓（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4 年），頁 305-328。

註¹²⁷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高一中譯，現代化中共軍力（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4 年），頁 100。

縱深，先是發展阻絕外力進入鄰近中共邊界地區之必要戰力，然後再發戰控制此區域之戰力，質言之，中共戰略家希望一旦發生戰爭，中共應尋求在國界外而不是在國界上完成制敵的勝利^⑫。

時隔多年後，於今年四、五月之間，中共以飛彈驅逐艦為主的海軍艦隊，兩度從東海穿過沖繩本島與宮古島之間，經由台灣東方海域進入太平洋到達南海。軍事評論家平可夫分析指出，此次中共的軍事訓練有兩大目的：一、若台海發生戰事，可阻止美軍從沖繩和關島出兵的路線；二、為封鎖、攻擊台灣而接近台灣海、空軍基地集中的東岸。同時顯示中國立下目標要將連接沖繩到台灣、菲律賓的「第一島鏈」內側海域納為「內海」的實力，現在幾乎可說已經達成^⑬。因此，國防部在〈97 年中共軍力報告書〉中坦承，共軍在新式作戰艦陸續完成編裝後，已有能力在第一島鏈附近海域遂行作戰。報告中也認為，共軍積極整建航母並有計畫派遣作戰艦、潛艦等，在我東部海域熟悉戰場環境，已嚴重威脅我國家安全^⑭。

事實上，1987 年 4 月，解放軍報就刊登一篇徐廣玉所發表「生存空間」的文章，即指出：中共應擴大其陸上、海上及空中的戰

略邊疆。為此，中共必須建立一支有能力保護中共合法權利與利益，且有能力在遠離中共戰場遂行作戰的三維部隊。1998 年，葉時平所著「中國海權」，書中指出中共希望能在 21 世紀中葉成為一個區域及泛太平洋地區的海上強權，因為現代的強國皆為海上強權^⑮。中共現今強化海權的發展，不僅擁有第一島鏈能力，更要朝向「戰略海洋」發展，就是考量地緣政治將會影響到「生存空間」。

影響中共政治系統決策層面中，我們尤需特別留意最高層黨的觀點與看法，如日來報載沸沸揚揚刊登「獨」的問題，中共中央認為已踩到 2005 年所頒布「反分裂國家法」紅色邊緣。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在次內部會議中強調「軍隊工作只有一項，就是對台作戰」，對台作戰分為五個步驟：一為軍事鬥爭準備；二是軍事威懾；三是封鎖台灣海峽；四是聯合火力打擊；五是渡海登陸^⑯。在此劍拔弩張對峙的情況中，若雙方不甚「摩擦」在戰爭中一切事情都很簡單，但最簡單的事情也是最困難，這些困難累積而產生一種摩擦，凡是不曾看見過戰爭的人是不可能對其作正確的想像。這種受到無數小型意外事件的影響，那是在紙面上很難加以適當的描述，於是事與願違，而使我們經

註⑫ 漢斯·拜尼迪克(Hans Binnendijk)、雷諾·蒙太波托(Ronald N. Montaperto)主編，中共戰略趨勢（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9 年），頁 13。

註⑬ 黃菁菁，「中國艦隊 2 次大膽繞台示威」，中國時報，2007 年 8 月 29 日，版 A13。

註⑭ 吳明杰，「共軍已可遂行第一島鏈作戰」，中國時報，2007 年 8 月 30 日，參閱：<http://news.chinatimes.com/>。

註⑮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高一中譯，前揭書，頁 101-102。

註⑯ 王玉燕，「胡錦濤：共軍唯一工作對台作戰」，聯合報，2007 年 8 月 27 日，A14 版。

常達不到意圖中的目標」¹³³。所造成的後果將是難以承擔的，所以我們絕不可抱持著中共對台動武的六大顧慮：影響北京奧運、大陸東南沿海經濟受損、外交受損、引進外資受挫、軍隊犧牲重大、大陸現代化推遲¹³⁴。而逾越尺寸。要知道中共權衡軍事事務方針與其結果是以「國內為取向」，目前其「核心價值」雖是以經濟建設為優先，但一旦對台動武，當權者已將「核心任務」從經濟發展改為國家安全。簡單的說，若中共重視國家安全甚於經濟發展，則可能願意在戰時承受風險代價¹³⁵。因為中共軍隊首要目標是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與保障國家發展利益，並推動國防和軍隊建設協調發展，努力增強：面對危機、維護和平，遏制戰爭、打贏戰爭的能力¹³⁶。今我們豈能不慎呢？

上述僅就影響中共決策之政治系統相關因素做一簡單說明，於今之際，我們不僅要留意其相關出版刊物—此代表學者、專家、智庫之主張、觀點，更要留意其高層之言談（像胡錦濤：共軍唯一工作對台作戰），不僅代表黨的決策，更是軍力發展方向遵循，我們唯有留意每一隻字片語，來比較、分析、推論，才能掌握住其軍事準則（思想）對軍力目標發展的變化與影響，如此，才能「廟

算—評估」，作最好的準備。

今即以下表來表示政治系統中相關因素如表五。

結 論

在研究中共空權思想的演變過程中，發現中共決策受軍事史的影響深遠，不僅來自於毛澤東所說：「不要割斷歷史，並且要把學習歷史作為指導革命取得勝利的基本條件之一」¹³⁷。是從自身革命戰爭的經驗吸取精華，更以美國為馬首是瞻，學習其用兵指導方式，作為建軍備戰的依據。中共解放軍劉亞洲中將(專家)在觀察波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軍事史環境改變)後指出：波灣戰爭前，伊軍揚言要讓美軍踏過一片血海，事不竟然，42 天戰爭中，有 38 天是空中打擊，地面戰爭只有 100 小時就結束了，此凸顯空軍作戰改變過去以陸地作戰時代的型態，空中化作戰時代來臨；科索沃戰爭，在歷經 78 天聯盟空軍空襲後，南斯拉夫屈服了，這是史上僅由空襲便達成戰爭目的大規模戰爭；阿富汗戰爭，戰前，受英軍與蘇聯入侵失敗影響，世人無不看衰美軍，然美軍在先進軍事思想理論用兵下，僅用 20 天空中作戰即結束了戰爭。此標示未來中共空軍在戰爭中所

註¹³³ 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鈕先鍾譯，戰爭論精華（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 年），頁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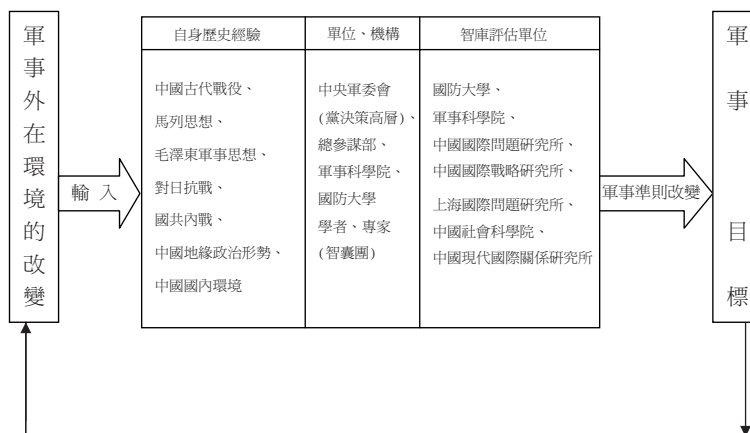
註¹³⁴ 王玉燕，前揭文，聯合報，2007 年 8 月 27 日，A14 版。

註¹³⁵ 蘿莉·勃奇克(Laurie Burkitt)、施道安(Andrew Scobell)、伍爾澤(Larry M. Wortzel)編，李育慈譯，前揭書，頁 323-325。

註¹³⁶ 解放軍報：捍衛主權領土國家發展為最高目標，2006 年 2 月 20 日，參閱：<http://www5.chinesenewsnet.com/>。

註¹³⁷ 姜思毅，前揭書，頁 108。

表五 影響中共政治系統相關因素



資料來源：Ka Po Ng, 前揭書, p.28-29. 白邦瑞 (Michael Pillsbury), 中共對未來安全環境的辯論 (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2001 年), 頁 433-435; 蘿莉·勃奇克 (Laurie Burkitt)、施道安 (Andrew Scobell)、伍爾澤 (Larry M. Wortzel) 編, 李育慈譯, 解放軍 75 周年之歷史教訓 (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2004 年), 頁 305-328。

擔任角色，將由配角而首當其衝，擔任主角而全程使用¹³⁸。遂使中共 21 世紀的初起，其建軍備戰的能力尚不足以憂，孰料歷經五年後的今天，其鴨子划水不為人知的建軍方式，軍力已取得跳躍式成長，其優勢空軍不僅超越我軍，中共國防軍也不可否認已成為區域強權。

面對中共空軍軍力的上揚，我們不得不痛定思痛，重視科技的研發與兵學思想的教育，通過科技研發強化攻勢國力，因為「想贏得戰爭，就要有先進的武器」¹³⁹。且「在未來戰爭中，優勢是屬於不斷運用新發展的原理來製造新式武器的一方」¹⁴⁰。杜黑所說：「勝利只向那些能預見戰爭特性變化的人微

笑，而不向那些等待變化發生才去適應的人微笑」¹⁴¹。掌握著戰爭變化，研究攻勢作戰型態與手段，方能嚇阻中共犯台的企圖，化解攻台兵力的危機；另一方面，提升官兵兵學素養，使人人具備有用兵能力，正如摩洛哥一位研究波灣戰爭的社會學者麥里西就指出：「美軍致力於領導者之養成投資是波灣戰爭獲勝的主因」¹⁴²。如此乃能如孫子所言：「恃吾有所不可犯也」。

作者簡介

朱家敏先生，備役上校，空軍官校 66 年班、情報研究班 85 年班、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碩士班，曾任組長、教官，。

註¹³⁸ 劉亞洲，「空中力量對大國與歷史的意義」，戰略演講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2006 年），頁 62。

註¹³⁹ 徐懷謙，戰爭的智慧（高雄：派色文化，1995 年），頁 380。

註¹⁴⁰ 同前註。

註¹⁴¹ 劉亞洲，前揭文，頁 67。

註¹⁴² 張台航，「領導者養成教育不容偏廢」，前揭書，頁 190。